

前後矛盾之處恐怕也不在少數，甚至連書中的譯名都可能前後各不相同，結果明明是「前度劉郎今又來」，却讓讀者有「蕭郎陌路」之感，而不得不有「縱使相逢應不識」之嘆了。

這樣的「合譯」之作，可得「渾然一氣」的評語，只不過這裏的「渾」是「渾渾噩噩」的「渾」（正如前面所謂「名家」的「名」，也可能是「名過其實」的「名」一樣）。而這樣的「合譯」方式，也好像一羣人共搭一條小船，結果，同舟共「擠」，不但各行其是，而且還在船上鑿出好些漏洞來，再好的一條船，經過這樣的「整治」，能不「沉」的，大概也真是異數了。

出版人應該自律

方健祥

還記得去年時候，胡蘭成的「山河歲月」一經出版，立刻引起了知識界的激烈反應，國內學者專家，為文鳴鼓而攻。這情形不但是基於胡蘭成本人在抗戰時見不得人的「作為」為國人所不恥，也由於「山河歲月」一書的內容對於抗戰時作「荒誕不經」的描述所致。結果使得「山河歲月」成為禁書。

曾幾何時，胡蘭成的另一本自傳性的「今生今世」在這兒又出版了，內容雖然敘述他的一生的作為，談情說愛貫穿全書；他抗戰時的「立場」及對日本的「敬仰」，比照當時浴血苦戰的全國軍民，實在



不能原諒。譬如書中敘述抗戰勝利，他在武漢搭乘運載日本傷兵的船，開始「逃亡」時：

船艙裏我與許多傷兵的鋪位排在一起。看人家敗戰，我惟心裏敬重，且我亦憂慮方始，人變得柔和了。他們都很靜。他們的大鍋米飯極甘香，連湯與肴都有一種像齋供的淨，佛法衆三寶，大衆之食原是天人饌，承他們亦分配與我。（原書二四八頁）

又他在香港以「瞞天過海」之計偷渡到日本時：

船近橫濱，海天晴麗，望得見日本國土了，只覺這裏真是天照大神之地。（原書三七九頁）

上了岸，「又見電車在站頭開過，車與乘客皆輕盈如花，沒有西洋那種機械的重壓感，更使我高興，因為真是來到日本了。」（原書三八〇頁）

胡蘭成是這樣的一個「看人家敗戰，我惟心裏敬重」，「抗戰勝利的感覺不是熱鬧」的人，視日本是一個「天照大神之地」，怪不得抗戰時當漢奸，出亡也只有逃到日本去，「更使我高興，因為真是來到日本了」。像這樣的一個人，我們能說什麼好聽的話？

對於這樣的一本書，值得大事宣傳地出版嗎？因此，明知「山河歲月」前車之鑑，爲了牟利，竟出版了這種書，不管宣傳上如何說「初版售罄，絕不再版」的話，都是不應該的。我們的出版商應該自律。

■本刊園地公開，非常歡迎賜稿。

